

他是一位从晋东北小村庄走出来的将军。他参加过南昌起义、井冈山斗争、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

他被授予上将军衔，却不爱穿将军服；他疼爱女儿，却在女儿嫌弃饭菜不好的时候严厉地批评她；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军工部长，他就是赵尔陆。

《法制晚报》记者采访赵尔陆女儿赵珈珈的那一天，路上很堵，约定的时间要晚了，我打电话给她，她很爽快地说：“没关

系，我等你们就好了。”随后，她又发短信让我不要着急，注意安全。我一再地表示歉意，她回我：“在北京，堵车多正常啊。”

1967年2月2日赵尔陆在北京逝世，终年62岁。“我爹去世那年，我十五岁。所以，没有机会跟他有更多更深的思想交流。他留给我的记忆都是碎片状的，随着我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才开始慢慢去解读这些记忆。”采访之前的开场白，赵珈珈是这么说的。

父母的婚姻是抢婚、闪婚、裸婚三合一

1936年，长征胜利以后，赵尔陆前往陕北瓦窑堡的抗日红军大学学习。彼时，抗日战争已经爆发，八路军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到敌后建立根据地，这需要大量的无线电通讯员，郭志瑞当时正在延安的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。

一天，郭志瑞的领导带着两个同志，一起来找她谈话，谈话的内容就是隆重介绍赵尔陆其人其事，“南昌起义的，老资格，老井冈，老长征，现在是个优秀的领导干部了，可是还没成家，你愿不愿意和他建立一个家庭共同生活？”郭志瑞的领导上来就把赵尔陆夸得像花儿一样。

延安并不大，对于赵尔陆，郭志瑞还是知道的，但是两个人并没有过工作和生活中的交集。结果领导天花乱坠地“吹”了半天以后，郭志瑞也没有什么反应，领导急了，“你倒是表个态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郭志瑞马上回答：“我不愿意。”

这下领导更急了：“你不愿意得有个理由吧，你为什么不愿意？”

郭志瑞说：“他眼睛小。”

听到郭志瑞这么说，领导真是有些哭笑不得，“这算什么理由啊。”但他又发现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从郭志瑞的表现来看，她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对赵尔陆这个人厌恶、坚决反对这个事情。

领导分析之后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这就是一个小姑娘的“小狡猾”。郭志瑞读过高小，在当时还算是有些文化，她知道自己要

矜持，婚姻大事不能马上答应，要拍拍自己的身价。

领导做出了基本判断后，就在心里替郭志瑞下了一个决心。他给一起来的两个人使了眼色，那两个人就把郭志瑞从炕上架了下来，架出了窑洞。领导跟在后面，把郭志瑞的行李、换洗的军装一卷一夹也跟着出去了，三个人一口气就把郭志瑞送进了赵尔陆的窑洞里。

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似乎简单得有些离谱了，但在那些年的延安，想找出一块最简单的糖果、糖块很困难，更不用说摆喜酒了，组织上根本没有这笔开销。

赵尔陆和郭志瑞也是囊中羞涩，这可怎么办？那就代表领导祝福吧。于是，等到三个人把白头偕老、早生贵子等能想出来的吉祥话统统说了一遍后，就退出了窑洞，顺便关上了门。

这就是赵尔陆和郭志瑞的婚礼。数十年后，赵珈珈去井冈山干部学院讲课，讲完这一段，她总结：“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带有浓厚的抢婚和闪婚色彩的裸婚。”

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开始，两个人却在一起生活了30年，“很恩爱，没红过脸。”赵珈珈说，父亲的眼睛确实没有母亲的大，但当时刚长征后不久，那时候的父亲年轻，很瘦，1.78米的个头，“应该还是很帅的吧。”

上将赵尔陆之女赵珈珈回忆父亲：

为何拒绝穿上将服装拍照片？



上世纪50年代后期，赵珈珈和父母在无锡



赵珈珈并非赵尔陆夫妇的亲生女儿，在赵尔陆家长大的孩子，加起来有八九个

母亲难产，父亲上战场前说：你们给她准备后事吧

婚后不久，赵尔陆和郭志瑞先后被派往已经落入日本人手中的“晋察冀”开展工作。

每到一个地方，八路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当地老百姓掩埋受害老百姓的遗体。“我妈妈说，经常就是大路边扔着一条胳膊，树枝上挂着一条人腿，几乎所有村子的水井里塞的都是中国老百姓的遗体。”

就在这时，赵尔陆和郭志瑞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，是一个男孩，可是当时八路军打的是敌后游击战，带着小婴儿并不合适，于是就把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在了当地的老乡家中。

鬼子经常去扫荡，这时候，老乡们就会躲到相对安全的山里去。最多的时候甚至要躲十几天。“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哥哥生病了，最后只活了不到七个月就夭折了。”

1940年，赵尔陆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世，当时正是百团大战最关键时刻。可到了临产的时候，郭志瑞难产了。“折腾了两天两夜，自己也奄奄一息了，孩子还没生出来。”赵珈珈说，那时候什么医疗条件都没有，别说说医院了，连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都没有。

碰到重伤员需要截肢保命的时候，就只能用木匠用的大锯子，运气好有麻药，运气不好连麻药都没有，只能把毛巾、树枝等物品咬在嘴里，“硬挺”。

就在郭志瑞母子的生死关头，前方来战报了，时分分区政委的赵尔陆必须马上去火线上处理战情。赵尔陆面临着严峻的选择，是陪着妻子生产，还是上火线处理战情？

直到警卫员把赵尔陆的马牵过来后，赵尔陆才做出了艰难的选择。他没有立刻上马，而是先看了看正在痛苦中挣扎的妻子，才翻身上了马。在马上，他又看了看妻子，对军医以及当时帮忙的几个女同志交代了一句话：“你们给她准备后事吧。”说完，骑着马就朝着火线方向奔去。

也是郭志瑞命大，折腾了好久后，终于把孩子生下来了。但因为缺氧时间太长，孩子生下来浑身青紫，已经憋死了。“最糟糕的是，当时消炎药、消毒的医药用品都没有，妈妈的伤口感染了，不能再生育。”

没有人知道当时郭志瑞的心情，她也没有和自己的丈夫提起过这件事情，但多年以后，当郭志瑞一五一十把这件事情告诉女儿赵珈珈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我也是在战场中摸爬滚打过来的，自认为还是很坚强的，那时候眼睁睁看着你爸扔下那么一句话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，心里真难受。”

赵珈珈小的时候，赵尔陆和郭志瑞工作都很繁忙，经常早出晚归，有段时间赵尔陆频繁去苏联出差考察，前后累计长达半年，赵珈珈思念父亲到号啕大哭，“以至于那个时候我对于上班和工作的理解就是开会和出差。”

面对如今很多家长天价购买学区房，赵珈珈坦承自己不会去购买，现实的原因是自己的经济实力难以达到购买学区房的条件，“孩子的经济实力也达不到，就是我和孩子加在一起恐怕也无法购买一个高价的学区房。”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她觉得没有必要，住在哪里，和学习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。

为家里的每一个孩子举办成人礼

赵珈珈并不是赵尔陆和郭志瑞的亲生孩子，这是赵珈珈21岁那一年，母亲郭志瑞告诉她的。赵珈珈用“震惊”形容自己刚听到这个事情时的心情，她坦承，刚知道的那几天心情很低落，躲在房间里不愿意出门。

但几天以后，她发现，她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，反而她有了两个爸爸，两个妈妈都来疼爱自己，“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。”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赵珈珈开始尝试从父母的工作和生活轨迹当中理解他们的人生。

自赵珈珈记事起，家里就很热闹。因为在她家长大的孩子，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八九个，“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亲戚家的孩子”。送到赵尔陆的家里，由赵尔陆和妻子郭志瑞供养他们读书，直到工作。

赵珈珈长大后，和她相熟的朋友开玩笑，“你们家像红楼梦一样，特别的复杂。”赵珈珈承认，她告诉《法制晚报》记者，50年代初，每送来一个哥哥或者姐姐，家里的孩子就会坐在一起，掰着手指头，捋顺关系，“半天才能弄明白对老人应该怎么称呼”。

如今赵珈珈只有一个姐姐在北京生活，其他的哥哥姐姐遍布祖国的天南海北，但彼此之间的牵挂，并不逊于亲生兄妹。赵珈珈说，他们兄妹之间之所以能相处得这么好，与父亲和母亲有很直接的关系。每到放假的时候，特别是过年过节，家里都会开晚会，热闹极了，“虽然年夜饭并不丰盛，但气氛相当温馨，爸爸妈妈全程参加。”

赵尔陆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你们不是我们的私人财产，你们要想清楚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赵尔陆的表情很严肃。

当家中的每个孩子从学校毕业，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时，赵尔陆都要给他（她）举行一个成人礼。每一次，赵尔陆都会重复同样的话：“到今天为止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今后的路你要自己走，分配是组织上的事情，我不能干涉。虽然我的权利足够在北京给你安排工作，但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让别人指着我和你们的脊梁骨骂共产党以权谋私。”

赵尔陆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不气不好连麻药都没有，只能把毛巾、树枝等物品咬在嘴里，“硬挺”。

父亲唯一一张上将礼服标准照是合成的

在赵珈珈的记忆当中，父亲和母亲的感情是非常好的。郭志瑞的身体不好，只要她一生病，赵尔陆就开始拉肚子，有时候一天要跑十几次厕所，但怎么也查不出病因。“既没有病菌也没有病毒，医生都不知道该怎么治疗。”赵珈珈说，但只要母亲的病情缓和了，父亲的拉肚子也会不治而愈。后来医生给出了定义，他认为赵尔陆属于神经性肠炎，因为太紧张妻子了。

郭志瑞曾一直把自己的消费压缩到最低限度，但永远保证赵尔陆兜里每天必须要有20元钱。从五十年代，到离休、到去世，在郭志瑞的大半辈子人生中，只有一身春秋穿的毛料子衣服。

赵尔陆的礼服照为什么要合成？这是因为他一辈子拒绝穿上将服装拍照，也不愿意写任何回忆录。赵珈珈说，自己五六岁时总追着父亲问：“这衣服穿着多帅气，你干吗不愿意穿着拍照？”被缠得没办法，赵尔陆的脸就沉下来了：“死的人太多了，你们哪一个都不比我差，我算老几？”

长大以后，赵珈珈看到了1955年9月27日，在中南海怀仁堂第一次授将军军衔仪式的照片时，她才对父亲的行为有了些许的了解，“所有的人都面色凝重，仔仔细细的照片，很多人眼里都有泪光。”

一次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，到了吃饭时间，赵尔陆一摸兜，没带钱，就借钱交了伙食费。回到家后，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郭志瑞。郭志瑞一边给赵尔陆的兜

里装钱，一边开玩笑：“了解情况的，知道你这个人基本生活不能自理，不了解情况的，还说我这个当老婆的虐待你，不给你零花钱。”

从这以后，郭志瑞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都要检查一下赵尔陆的衣兜，如果不够20元钱，就给他补齐。

赵尔陆一生当中只有一张上将礼服照，这张照片被很多人夸“帅”，但这张照片却是在赵尔陆去世多年以后，总政治部编撰将师名录时，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一张将军礼服标准像。“就是我用我爸的脸，其他上将的衣服、帽子合成出来的。”

稿件统筹/朱顺忠 文/记者 张蕊 摄/记者 黑克

解析权威信息的大矩阵平台 政商全媒体传播的专业机构

跨媒体策划的青春创新团队



镜鉴（北京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镜鉴传媒

你的付出让更多的人知道

拒绝后勤部拿公家的钱送自己人情

赵珈珈说，她小时候身体不好，父亲母亲经历过丧子之痛后，都很恨着她，有时候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，“生怕我活不下来”。

六十年代初，国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，粮食和副食都严重供应不足，“每天都吃不饱”，赵珈珈说，家里没有肉和油，每天只有一盆酱油炖萝卜。在赵珈珈的记忆里，酱油炖萝卜差不多连续吃了一 year。

有一天吃饭，我看见又是酱油烩萝卜，就发脾气说：“我不爱吃萝卜嘛，干什么每天吃？就不能换点别的吃吗？”一向温和的父亲“啪”地把筷子拍在桌上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这个不好吃？你到乡下去看看，我们顿顿吃的是农民的年夜饭！像你这样怕吃苦又不好好改造，非修正主义了不可啊！”

当时赵珈珈只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，虽然她并不明白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，但她每天都要给父亲读报纸，在她的印象当中，“修正主义”就意味着背叛。这给赵珈珈留下了一个“萝卜情结”：一看到萝卜，就想起父亲当时那张生气的脸，那忧心忡忡的眼神。

“直到现在遇到用萝卜做的菜，我都要多吃几口，我就是想向父亲证明，我没有背叛。”赵珈珈说，虽然现在的她明白，有些事

情并不能用吃不吃萝卜来证明，但她依然愿意这么做，她坚信，父亲、母亲会在天上看着她。

1964年，机关后勤趁赵尔陆出差几个月的时间，把赵尔陆家里里外外粉刷油漆了一遍，赵尔陆回来看到被粉刷一新的家就生气了，连气都没喘就叫来了后勤领导，对他说：“你们拿公家的钱送人情倒是很慷慨哦！”当时，后勤领导紧张得头都不敢抬。最后，赵尔陆拿出不到2000元的全部存款，交了这笔粉刷油漆的费用。

赵珈珈小的时候，赵尔陆和郭志瑞工作都很繁忙，经常早出晚归，有段时间赵尔陆频繁去苏联出差考察，前后累计长达半年，赵珈珈思念父亲到号啕大哭，“以至于那个时候我对于上班和工作的理解就是开会和出差。”

面对如今很多家长天价购买学区房，赵珈珈坦承自己不会去购买，现实的原因是自己的经济实力难以达到购买学区房的条件，“孩子的经济实力也达不到，就是我和孩子加在一起恐怕也无法购买一个高价的学区房。”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她觉得没有必要，住在哪里，和学习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。

忆者：孙儿方华清

下期人物：烈士方志敏

精彩看点：

- 1.方华清与爷爷“方志敏”之间那场跨越时空的见面。
- 2.方志敏被俘时身上为何没有一毛钱？
- 3.就义前，方志敏为什么不愿意和老婆孩子告别？
- 4.方华清为何只愿意被人称作方老师？
- 5.清皇后裔为什么给方志敏的曾孙女方铭璐送了“金榜题名”的牌匾？